

紛擾萬端苟非聖智必迷必亂褒貶必
差不亂即不煩不疑即不疑不愚即不
誣不誣即不奢不賦。此是故六經一
經六經一旨也。孔子有言謂斯旨猶
未昭白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
霜露無非教也知此之爲教則知六經
一貫之道矣。又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此是教也知此之
爲教則知六經一貫之道矣。或曰孔子
惟言其教不詳言其所以教吁已詳矣
不可得而又詳矣加詳焉則非矣。智者
觀之以爲其教甚明愚者觀之以爲不
可解不可解者即教也人以紛紛人欲
擾擾思慮之心讀之誠不見其所謂教
不知夫道非思慮之所可到可思則可
言不可思則不可言故孔子曰默而識

之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天下
何思何慮惟忽覺大通自知自信不可
解說視聽言動不可度思終日思爲實
不微動顏子覺此故三月不違曾子覺
此故曰皞皞乎不可尚已曾點窺之故
欲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覺此故亟稱
於水曰水哉水哉孟子猶未覺此而曰
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嗚呼使水哉之
旨果在是則孔子何所遺於天下後世
而不言其曰水哉水哉已自昭白正猶
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
風霆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即不愚不誣
不奢不賤不煩不亂之教也即忠信即
孝弟即日用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教
也是教也孔子謂之禮則曰本於大一
分而爲天地變而爲四時謂之孝則曰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謂之人則曰人者
天地之德又曰人者天地之心謂之樂
則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謂之哀樂相
生則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
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謂之心則
曰心之精神是調聖此心誠實無他無
作好無作惡無造爲無回曲何思何慮
常清常明白靈自神隨世而言姑自如
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欲降雨山川
先雲神心將用朕兆先形簡雖未學意
有將動自未知其何意而有如雲方興
之狀簡不欲興而遽已澄然如初不知
此亦有開必先乎亦妙矣無思無爲變
化神用不可度思矧可繹思風霆在斯
覺者自知雖知匪思

哀公問取人第八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惇

惇捷捷貪也

輕捷

鉗鉗亂也

健於鉗制
用之生亂

惇

惇誕也

寡言

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

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不慤而

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

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

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

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惄惄亦旣見止亦旣覩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間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矣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

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門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不脩國政亢橐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生朝意者

國亡乎太戊恐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
養民之道三年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
有六國此以已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
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寐夢徵怪所以
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寐夢不勝善行
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
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哀
公問於孔子曰知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

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
也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其
殺之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
止者刑其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
不類動不量力兵其殺之此三者死非命
也人自取之若夫知士仁人將身有節動
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
亦宜乎

哀公問政第九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策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有行其政之道而得其人者。君臣之通稱，後可以爲人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廬也，待化以成。

鄭云：蒲廬，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廬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久而化成。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在人通言，因專言。取人之道，以身取之。身非其身，必不能知。在彼之人，而用之脩身，以道脩道，以仁道。

非有道，又有仁也。謂脩身必有其道，其道仁而已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仁者人而已矣初無遠外亦無奇巧百姓日用而自不知今欲知之乎即親親之心是已莫非仁也而親親爲大莫非義也而尊賢爲大親親尊賢等殺皆此

心之變化其名不同其道則一修身事親人道也人道耶天道不知天必不知人孔子於是漸誘進哀公也天道不可思觀公忽覺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孔子能言其一不能言其所以一非晉之不以告公也不可得而言也可言則可思可爲不可思不可爲則不可言故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毋

意毋我曾子惟能言其皚皚無義無說老子雖未至于大通亦曰我獨怕今其未兆夫未兆者意象未起也老子於是怕焉者臯陶所謂競競業業也禹所謂克艱所謂安安止者是也孔子所謂爲之不厭此所謂行之者皆是也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

知即所謂一者即所謂無思無爲者知不可言所可言者好學爾好學不已則知之矣知之常不昏常明者謂之仁仁亦不可言所可言者力行爾孔子曰用力於仁此力行亦未易言有知而後可以言仁故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力行即競競業業即安安止即爲之不厭哀公

未足以知此然力行有精粗亦足勉公之無怠夫進德至於仁至矣而又曰勇者非仁之外復有道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勇者進德之初舊習其事猶如賓客改席而移之及其久也利害難不得而動而死生之變或得而亂之是名不動不變者又曰勇此三者皆非心外之物知者此心之

明仁者此心之常明勇者此心之不動
不亂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此心即道
故書曰道心心雖可言而不可思心雖
能思而其能思者不可得而思心之始
不可得而知思之中不可得而知思之
終不可得而知故孔子謂哀樂相生是
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
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聖人之言通乎

上下雖哀公初學亦可與聞三德至於
爲物所屈無勇又毅之以知耻知耻則
此心之勇自生其至也雖死生不得而
亂嗚呼此道心聖愚之所同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脩身則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
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

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

家語子作重

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

存

百姓日用此道而不自知則雖有與云
同存者云之反小戴記存作立

尊賢則不惑

得賢共謀則無疑惑

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

小戴記兄作昆敬大臣則

不恥不恥猶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
腹心

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
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德懷諸侯諸侯心服則天下之遠未親

德者亦觀勢而畏

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所以修身也去譏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

好色與貨其親賢必不固

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
小戴中庸篇爵其能作尊其位不如家
語爵其能義正親族不必皆賢能擇其
能者爵之斯可矣能亦賢能之通稱其
餘則重其祿以養之而已同其好惡親

親之意非同其邪也

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

盛其任使之屬不敢勤勞大臣所以尊
敬大臣也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德之大者爲大臣其次賢者爲羣臣不
忠信者皆不可用謹仕必忠信

時使薄歛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旣廩

稱事所以來百工也

鄭云旣讀爲餼餼廩稍食也橐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

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平豈無事時不修習則事變之忽至必敗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下位非所以言公也君子不敢正指公而言之將以盡言惡傷公也故況指下位而言使公默諭儒正指公則其後不信不順不誠不明之論將不敢發何以

暢明其旨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N.D.C.

夫誠天道又曰明乎善者非復有異道也誠者人心之所同而明者千無一萬無一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門之明善者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有子子夏子張子游子路子貢宰我皆不可以言明曾子明之故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鶴鳩乎不可尚已夫誠者誠實無他無奇無巧直心無二

而已矣人皆有之而自不知其善知其善則明已通矣一矣大矣無思無爲而變化不窮矣然而非於誠實之外有加焉也以明者寡故雖有誠而昏昏則亂故聖人又曰明乎善矣別之至矣其至矣哉誠實無他之心無較計無思慮知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雖動而未嘗動雖靜而未嘗靜是謂一定不移之

妙體其從容中節如水鑑中之萬象水鑑未嘗動也故此曰定體易曰寂然不動此寂然不動之心體無內外無始終即人所同有誠實無他之心特聖人明之而無虧賢者明之而有虧衆人不明爾擇得此善斯能固執不明此善雖執不固固而純純而化則全明而無虧矣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
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
而民貴用命民旣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
諸天下無所不可

誠者公所自有孔子告以不思不勉慮
公忽覺而無先證也公旣未覺問行之
所始故孔子於是又云愛敬即道愛親
敬長已行其道而民從之矣曰民順聽

命欲以切公之心知民之從違國之安
危在此而不在他也曰清諸天下導公
以莫大之業觀公喜而勉行也

公曰寡人旣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
獲罪咎哀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
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
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
可得聞乎孔子曰虞夏肅周天下之盛王

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壽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

鄭云錯雁行也見第之黨雁行父黨則

隨行

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不以其僕衛爭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

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

言古之道則知今不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

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卷放乎搜狩脩

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嗚呼孔子言之如此明白如此平易知此切於治亂安危而公曰弗能成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云國敗家之有哀公之時固雖甚危三家雖強而猶未盡廢事君之禮人性皆善

公能行道則感化之妙默然轉移可以易危而安勿亂而治而不悟也昭公之出季氏懼焉叔孫死焉孰謂其不可感化

六訓卷第二

宋明州題
韓弁註明後學

鄭光炯

俞汝楫

問冠第十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

孟懿子問

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

東序爲昨以明代父

熊於客位加其有成

鄭康成謂戶西爲客位蓋本於子
既冠則筵于戶西而禮孔子曰雖天子
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

三加彌尊導諭其志

每加皆有祝辭

冠而字之敬

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
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
祫灌享之禮以將之曾也以金石之樂

勿言於其末

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
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
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
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
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
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

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夏之
未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
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
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旣葬冠成王
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
雍作頌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

遠長也祝其壽

少時

古惜也惜時言勤于進德

惠於財

財者人之所古今使惠以

貞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

元首也去王幼志心服袞職

舞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絲繡以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爲十二章周
升三辰于旂而袞九章司服云公之服
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鄭康成謂周袞
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
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畫以爲禮次六

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綉
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康成
唯言其名不言其義諸儒皆無說夫以
大舜之聖猶使禹明其義則後世學者
奚敢遽言然此云心服袞職則其義不
可以不明人心即道故書曰道心此道
聖愚之所同有百姓之所日用學者不
明乎道無以修身無以事君無以輔君

而行道簡始以所覺畧言之道心無體
變化無方而利澤萬物龍似之雖變化
云爲而實寂然不動山靜止而生物似
之由是心而發諸禮樂政事煥乎其有
文章華蟲似之徒質而無文非道之全
火之明象道心之照用火之溫燠象
心之惠和民非水火不生活火能熟物
以養民象道心之惠養萬物宗廟之羹

尊象道心之孝德藻其以水之難形容
姑爲藻以寓其象歟水之爲德至矣水
流行不息而無心焉清明洞徹而潤澤
萬物實象道心之妙米以養人君之所
以養人者常患乎不溥博粉而散之則
所被廣矣黼爲斧形鉄黑而刃白如道
心之割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割雖非
道之所尚而亦道之所有徒柔而無剛

亦足召亂是割是斷匪生於私匪動於
意此心明照當斷自斷如雷如霆西色
白北色黑二者之間乾卦序焉有天道
之象威斷不可出於人爲當同天道敝
形如兩已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
青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爲
冬春之際一歲之分象道心之辨察是
是非非也自夏后氏而上建寅周雖遠

子猶兼用夏時日正歲袞軫如此奚可
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周
雖升三辰於旂其在旂猶在服也九章
即十二章之道也夫道一而已矣舜起
於畎畝雖未詳明其義而舜之道心已
明矣叙陳其義舜必心合而首肯

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

爲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
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
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
阼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
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韞

士冠禮始加緇布冠服玄端再加皮弁
服三加爵弁服醴畢冠者降自西階此
曰異朝服素韞者謂異於士朝服公袞

侯伯鶩子男毳皆素韞不加爵弁服亦

公冠四加玄冕祭

王肅云著祭服玉藻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玉藻玄端以祭祭先君也此加玄冕祭服裨冕祭於王之服也襍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則知公助祭於王必非玄端簡謂玄冕在袞冕之下在四加之中爾三加玄冕四加袞冕與未特言公冠四明唯此與諸侯異及前所言降自阼

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

擬其酬賓束帛乘馬之禮

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

大戴禮記公冠篇公冠自爲主迎賓揖

升自阼立于席旣醴降自阼其餘自爲
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
也公玄端與皮弁皆韞朝服素韞公冠
四加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
皆玄端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
子疑焉太子與世子其冠皆自爲主其
禮與上同其饗賓也皆同大戴禮記是
篇不言孔子孟懿子問答其甚異者太

子庶子冠皆自爲主夫冠禮旣行之於
廟則天子自爲主也宜大戴所記其後
世尊君卑臣之習改雜於其間歟

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
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綾也吾
未之聞

鄭云綾纓飾太古質蓋無飾白布冠今
之喪冠禮喪冠不綾纓之餘垂者曰綾

今則冠而絞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其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冔名出於幘
幘覆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
未聞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毋發
聲也追猶堆也以形名之其制之異同

未聞章文明也甫美也大也釋氏語無
或作謨今閩音亦然史記帝堯黃叔純
衣虞夏因之歟鄭云皮弁者以白鹿皮
爲冠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質素象道故
三王不變

廟制第十一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
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

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疎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享魯乃止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太祖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非謂有功者無德謂其以功著也創始者必有功

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子羔問曰祭典云者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

此謂夏后氏殆啓以後若禹之時則往往宗舜

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

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

大戴記帝繫篇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螭極螭極產高辛是謂帝嚳帝嚳產放勲是謂帝堯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謂禹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謂帝舜據此帝繫所載則堯舜皆雖

本於黃帝而異枝閼遠則亦可以言異代至於謂顓頊產鯀鯀產禹則正其祖非異代而此子羔所問孔子所答乃爲異代何耶又家語宰我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史記亦本此文然則必有一是一非簡觀家語宰我所問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一篇大有可疑言旨殊覺淺陋殆非孔子之言謂帝舜承受大命依于二女淺陋太甚家語此類亦多然則謂禹爲高陽之孫未可遽謂孔子之言故闕不敢錄此子羔所問孔子所答司馬遷亦謂帝繫姓儒者或不傳此千古同然之心也况始舉帝繫自顓頊六世而後及舜而又謂顓頊生鯀鯀生禹世次長短斷斷乎非也

孔子曰善如文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

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
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
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
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
不尊奉其廟與

曾子問第十二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
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

冕執束帛升自西階蓋等不升堂命母哭

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

鄭云聲噫歆
警神也某失

人之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
氏也

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

鄭云衆主人君之
親也房中婦人也

蓋一哀反位遂朝奠

鄭云反朝
夕哭位

小宰升舉

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

宰大宗大祝皆袒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

子從宰宗人從入門與者止子升自西階

殯前埽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鄭云奉子者拜哭

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

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鄭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

名偏告于五祀山川

鄭云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畧也

曾子

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禫三月乃名于

禫以名偏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未葬不告宗廟宗廟同哀可略也不若社稷殆闕文諸儒曲說不通蓋後不言五祀其告甚明不言可知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禫

鄭云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鄭說殆未

安孔子繼曰凡告用牲幣鄭又云牲字

誤當爲制幣鄭蓋以覲禮俟氏釋幣于

禰不言牲故也不思覲禮者當時所行之禮孔子所言垂教於萬世之禮事猶相司徒敬子之喪多變禮答顏子爲邦之間曰行夏時乘商輅舞韶樂康成於禮學雖詳慎惟不知道率多牽合奠之爲義何止於幣於祖言告於禰言奠非不告于禰也尊無二上旣告于祖則次乃告禰告不主于禰也故特曰奠以明

斯義祖言告則奠可知矣繼言凡告用牲幣明凡告皆奠况卿大夫出聘猶釋幣于禰則國君宜加牲事理甚明康成信覲禮而疑孔子之言不可

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

鄭云祖道也聘禮記出祖釋轂祭酒脯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帛

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

下言反必親告于祖禰此不及祖非略
於祖其適諸侯之禮當略也

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
川

既親告于禰則命祝史所告實四廟而
曰五廟者慮或者以爲其禮殺而不徧
告五廟也

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
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
入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
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葬也先重而後輕
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
而後辭於賓遂修葬事

鄭云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
將葬啓期也康成每輕於改經文康成

惟據旣夕禮旣夕哭謗啓期告于賓及夙興設陳之後商祝升西階聲三啟三而已不聞有辭故改曰辭於賓不思夫先輕後重乃變禮不可執常禮以論其反葬也奠于室而後辭于殯其辭告以輕喪之旣葬今將啟歟凡禮皆緣情而制若夫旣奠而告賓以啓期乃禮之常奚以特言爲况葬先輕後重孔子於此

不言并卜二日則至是始當卜後葬之日豈得遽告啟期也哉使卜先葬之時并十二日無乃不專敬乎使先葬者兩不克則後葬之日尤難預卜况孔子初無并卜之文今定從經文不改其先葬自啓及葬不奠者以盛奠不可特及其輕而遺重也今反葬其重則奠如常孔疏云行葬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

平生待賓之處輦板車出門至此孝子
悲哀輦車暫停今爲父喪在殯故行輦
母之時出門外孝子不得爲母伸哀於
所次之處遂行而去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孔子曰宗子雖
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
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
大功之喪如之何

鄭云冠者
質及贊者

孔子曰內喪

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撤饌而埽即位而
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
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
冠於此當有曾子曰
嗣文與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
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
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

冠禮以醴爲正若不醴則醮用酒鄭云
服此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

改冠皇云諸侯及大夫幼弱天子 賜

之孔疏云此孔子引類荅不荅改冠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因朝天子天子賜冕弁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歸設奠於己宗廟服此賜服不改冠也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然則今賜大夫冠服衰世之禮也雖衰世之禮而不改

冠合於義故孔子取焉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簪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

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
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疑輕已喪服而重其相爲孔子
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
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
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反之者謂執一事已反而再執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
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
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
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
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
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
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
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
非禮也以賓相可也

鄭云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疾也鄭

說殊未安禮三年之喪祥則可以鼓琴
可以笙歌謂與奠爲忘哀疾甚非禮意
禮雖有服及朋友與奠今相識非朋友
故曰非禮檳相則輕矣故可

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
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
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
稱母

鄭云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
某子使其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
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其如何不淑

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
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
嗣爲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
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
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曾子